



●小说中的衣食住行

# 大侠亦有烟火气

李潇

2000年,中国台湾导演李安的电影作品《卧虎藏龙》上映,迅速在国际上掀起了“武侠热”,并在2001年获得第73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等四项荣誉。《卧虎藏龙》改编自民国武侠小说家王度庐的代表作,但在原著基础上做出了一定的改动。若将电影和小说对照来看,除了人物和情节的变化,各自的“气场”也有区别。电影营造的氛围更空灵写意,小说则显得较为平实。

《卧虎藏龙》是王度庐最著名的“五部曲”之一,这一系列共有《鹤惊昆仑》《宝剑金钗》《剑气珠光》《卧虎藏龙》《铁骑银瓶》五部作品,也被研究者简称为“鹤—铁系列”。在这一系列中,王度庐塑造了一个特殊的“江湖”,它并不像后世以金庸为代表

的武侠作家塑造的那样独立于正统之外。这里没有玄之又玄的神功秘籍,也没有等级森严的各路门派,武林高手之间的打斗都是普通的拳来脚往,常用的兵器还要定期送到铁匠铺里磨一磨。行走于江湖的侠客大多韬光养晦,大隐于市,而非挥金如土、杀人如麻。

正道大侠李慕白准备除掉恶霸黄骠北,行动之前并没有吃山珍海味,“叫面铺的伙计煮了两碗过水的切面,用芝麻酱拌了,就着两条黄瓜慢慢地吃”。侠女俞秀莲和李慕白彼此有情愫,但俞秀莲的未婚夫为助李慕白身死,二人感念恩义,斩断情缘。俞秀莲深居简出,除了练武之外,日常生活和普通女子无异,“屋里有一张长桌,上面只摆着

一个镜子、两只粗瓷的花瓶,还摆着两卷书,是《三国志》之类;炕上是铺着粗蓝布的单子,叠着很干净的粗布被褥,两只木箱,箱子上放着个针线筐”。

《卧虎藏龙》的女主角玉娇龙甫一出场,便显得和这一系列中以平民为主的江湖中人格格不入。作为高官之女,她家世显赫,美貌出众,“她细条的身子上穿着葱心绿的上面绣着红花的缎子旗袍,袖头露出点儿银鼠里子,大襟上的第一个纽扣上佩着一串珠子,是翠玉琢成,垂着金穗子;两个金耳坠也在灯下发光。这位小姐真似一条美丽而神秘的金龙一般”。玉娇龙偶然和高云雁、碧眼狐狸学会了武功,在随家人远行途中邂逅了英俊不羁的大盗罗小虎,二人一见钟情,

玉娇龙却无法放下横亘在他们中间的地位差距,不断劝说罗小虎“谋个出身”,明媒正娶。但罗小虎的努力最终失败,玉娇龙的家人逼迫她嫁给丑陋猥琐的鲁君佩,只因对方“门当户对”。在爱情之外,玉娇龙还要面临更多困境,她虽有着高强的武艺,却也有着胆大妄为的天性,犯下了误杀他人之罪,被李慕白、俞秀莲等正道中人视为未来的江湖大患。

在诸多束缚中挣扎的玉娇龙,最终以惊世骇俗的跳崖假死方式离开了京城,却并没有和罗小虎双宿双飞,而是远赴新疆开辟自己的天地。作者对玉娇龙的最终选择做了解释:“她虽已走出了侯门,究仍是侯门之女;罗小虎虽久已改了盗行,可到底还是强盗出身,她绝不能做强盗妻子的。”这一根深蒂固的门第成见,在后来的武侠小说中往往是批判的对象,却构成了王度庐笔下的江湖逻辑:即使武功高强,也不能脱离家族、社会给予的责任,否则就要付出代价。

## 祛除焦虑

张建云

很多时候,我们都会透支现在的时间去尽力避免以后可能会出现的问题。于是,总觉得手头有干不完的活,心头有想不尽的事,形成一个“忙碌综合征”,凡事总想提前做,但总是做不完,心中不免焦虑。

有个很老的故事。

农夫早上起来,对妻子说要去耕地了。可是当他走到要耕的那片地时,发现耕地的机器需要加油了,农夫就准备去加油。可是刚想到给机器加油,又想起家里的四五头猪早上还没喂。农夫决定回家先喂猪。当他经过仓库的时候,看到几个土豆,一下想到自家的土豆可能要发芽了,应该去看看,便朝土豆地走去。半路经过木柴堆,想起妻子提醒了几次,家里的木柴要用完了,需要抱一些木柴回去。当他刚走近木柴堆,发现有只鸡躺在地下,他认出来这是自己家的鸡,它受伤了……

就这样,农夫一早就出门了,直到太阳落山才回来,忙了一天,晕头转向,结果呢?猪也没喂,油也没加,最重要的是,地也没耕。

人们的焦虑来自于忙碌,但不是所有的忙碌都焦虑。对农夫来说,最重要的就是一件一件地把事情做好,而不是此山望着彼山高。

方向不明确,意志不坚强,侥幸心过重,欲望又强烈,能力还比较弱,

是焦虑的根源。对于事情,我们总要做最努力的准备,但可以接受任何结果。只是有的人努力程度不够,偏偏得失心还很重,于是就紧张得不行,甚至开始求佛问道。

有人说,要到寺院古刹才可以心神安宁,有人说,要等到退休之后才可以有时间读书,还有人

说,忙完这段时间就开始锻炼。这都是焦虑的症结。父母焦虑,孩子是万万没有好性格的。一个家长忽视对孩子性格的培养是最大的败笔,因为性格决定命运,决定成败,决定幸福与否,决定生命能否安然和光明。

没有几个人可以等到“完全没事”才去修养自己。所以我们要学会静中有定,动里有静的功夫。

如何静中有定,动里有静?首先要了解定就是大局,就是方向感。你要做什么,就去做什么,中途多么美妙的风景也与你无关。其次,要培养坚强的意志。最后,降低欲望,祛除侥幸。这里不妨将晚清名将左宗棠的话当成自己的家训:发上等愿,结中等缘,享下等福;择高处立,寻平处住,向宽处行。

如此,不但学会静中之动,也懂得忙碌里的清静。从现在开始做起,从手头开始做起,从身边开始做起。您还会焦虑吗?



云说

家风

要等到退休之后才可以有时间读书,还有人

有种奇怪的感觉,喜欢一个人、一件物,总想回看他(它)的来时路。

喜欢一个人,喜欢她温和的性情,做事的分寸,品德的纯良,相处的舒服,你会不忍凭空享受这一切,就想看看这些美好的源头或形成,就想更清晰地看到她的来时路。包括,幼儿时她的纯粹。

喜欢一个人,喜欢他严谨的精神,坚毅的品质,卓越的能力,无私的胸襟,你总想去探究怎样的过往才会历练出眼前人,就想更真切地看看他的来时路。包括,他经历的风霜雨雪。

喜欢一件物,目光抚过,指尖吻过,如果是玉石,你会想着去看看雕出它的璞,璞

来自的那座山。倘若是木质,你会想到触摸一下取出它的那棵树,找到那棵树生长的地方。喜欢一件物,你会视之为人,也想看到它的“来时路”。

若真喜欢,那喜欢会扎根,结结实实地扎向来时路。

而当我们看到过一个无邪纯粹的幼儿模样,真的无法不原谅他年少的叛逆,年轻的荒唐,乃至年老的颓废。如此想来,父母自是最包容我们的人,甚至为了我们可以自定规则。足够喜欢,定会伸向来时路,深爱更是如此。深爱会疯狂生长,会密密实实地长进过往里,长向儿时,甚至会抱歉会遗憾:不曾参与到过往里为他(她)遮风挡雨。

## 喜欢与深爱

张亚凌

## ●网络新词语

### 煎饼主理人

吴明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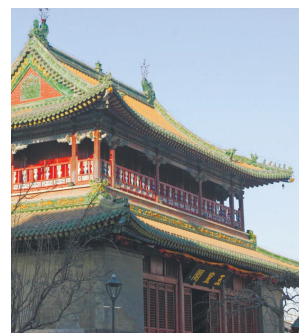
“煎饼主理人”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类年轻创业者,他们通过将美术创意融入传统煎饼制作,为这一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。与普通煎饼摊贩不同,“煎饼主理人”更像是一群“美食设计师”。他们不满足于制作传统单一形态的煎饼,而是凭借绘画功底,以面糊为“画布”,用巧克力勾勒线条,以不同颜色的蛋奶填充色彩,在煎饼上创作出各种可爱的卡通形象。这种创新做法,让普通的煎饼既好吃又好看,成为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的美食作品,因此在网络上迅速走红,吸引大量年轻人打卡购买。

人生没有第二,只有第一。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。这么多年来,我一直践行自己对人生的认识,倾其所能,让身体保持健康,让家庭保持和睦,让事业保持发展。如今我六十有余,身体健康,家庭始终是坚实的后盾,内部和睦,共同应对外部挑战。事业上虽无大风大浪,却也稳中有进。这一切,皆源于我对人生的理解:身体、家庭、事业,三者皆为首要,缺一不可。

但有人认知与我不同,他们总喜欢排出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的次序,比如身体第一、家庭第二、事业第三,或其他排序。这种划分方式,本质是对生命完整性的割裂。人生哪里需要分出一、二、三?若非要排序,答案只能是:身体是第一,家庭是第一,事业也是第



位于古文化街北门附近。始建于明宣德二年(1427),原为一所道观。建筑包括山门、牌坊、大殿、配殿、钟鼓楼、六角亭、清虚阁,现仅存其主体建筑清虚阁。清虚阁也叫玉皇阁,分上下两层,上层周围有回廊环抱,可登楼远眺。阁顶悬有康熙时恭亲王书“清虚阁”匾额一方。清虚阁是天



津唯一一座琉璃瓦楼阁遗存,屋顶为歇山顶,檐头和脊脊是绿色的琉璃瓦,檐心是黄色和绿色琉璃瓦剪边形式。2004年,玉皇阁周围的危陋房屋全部拆除。2005年,对其进行彻底维修。被列为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和天津市特殊保护等级历史风貌建筑。

## ●历史长镜头 玉皇阁

长弓

## 人生没有第二

鲁北

将生命倾注于画布的最后决绝。诸葛亮六出祁山,始终秉持着“汉贼不两立,王业不偏安”的破釜沉舟之志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“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”的哲学洞见,入木三分地揭示了生命的本质。文艺复兴巨匠们的传世之作,绝非“练习之作”,而是将灵魂熔铸于

色彩与线条的永恒表达。这种对“极致完美”的绝对敬畏,方才淬炼出文明史上最耀眼的精神丰碑。

在人生的一生中,能说身体不重要吗?家庭不重要吗?事业不重要吗?这些都至关重要,都是人生的第一要务。

人生是一场没有归途的旅行,没有统一的参照物让你参照,也没有固有的模式让你效仿,只有靠自己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寻找答案。人生就是尝试。只有不断尝试,才能找到幸福的真谛。

李白“仰天大笑出门去”的豪迈与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”的淡泊,都是实现人生自我的“第一”。每个人的“第一”,都是独一无二的。

人生没有第二,只有第一。毫无疑问。

“你站在桥上,看风景,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。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,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”细品卞之琳的《断章》,不得不感叹这真的是“神来之笔”。看风景者同时被人作为风景来看,这本是生活中常见的情景,却被诗人刹那间的感悟定格成经典。这首短短四行仅34个字的《断章》就像一枚印章,以其短而美的文字,刻进了万千人的脑海。

据卞之琳自

己介绍,《断章》原本是一首长诗中的一小段。当时这首长诗写出来后,卞之琳越看越觉得这四句非常满意。而且感觉这四句如果与别的诗句放在一起,不仅会淹没了它的光芒与风采,更会限制

了它的空间与境界,于是便大胆决定把这四句抽出来独立成章,而其余部分干脆全部删掉,“断章”的标题便由此而来。细品那个“断”字,何尝不是诗人在表达一种失落的、难以言传的“段”情感?

细品《断章》,我看到的还有诗人“断”章的勇气。不得不说在文学创作上,卞之琳是个狠人,辛辛苦苦写出的长诗竟然会删改到最后只留下四句,这种创作者的严谨态

度、责任感与使命感着实令人钦佩。相比今天的许多作者,为了“凑字数”,总把目光放在篇幅和数量上,而忽视了最能触动人心方面的诗人卞之琳这种“断”章的勇气,值得我们许多人学习。

## 「断」章的勇气

杨方